

墨子大全

第叁拾陸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墨子大全

〔第叁拾陸冊〕



墨子考證

嘯天編

墨學通論

思仿撰

墨子哲學

蔣維喬撰

墨子哲學

【第叁拾陸册目錄】



墨子大全

墨子考證許嘯天編.....壹

墨學通論孫思仿撰.....貳佰伍拾玖

墨子哲學蔣維喬撰.....叁佰肆拾叁



目錄

墨子考證

孫詒讓

墨家思想

梁啟超著

墨子哲學史大綱

胡適

墨子與科學

無觀

墨子哲學

郎肇霄

墨子考證

孫詒讓

一 墨子傳略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重道，墨益非其所慕，故史記擲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追論行事。然則非從世代縣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益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齊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稱：『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備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默。』——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汙——斯其論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杜之封，蓋其聲華大者，勞

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運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拏。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常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

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呂覽常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蓋

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按：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埒證——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

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按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按：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卽尹佚之後也。——墨子學于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文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聞，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貧愛，尙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汜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洲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

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按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注術訓——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語，說命大誓，洪範呂刑，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脩春秋異。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而於禮，則法夏紂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離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兩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願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按魯君頗疑其卽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于前——

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距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距，不知子之義，亦有鉤距乎？」墨子曰：「我義之鉤距，賢於子舟戰之鉤距。我鉤距，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距而距人，人亦距而距子。交相鉤，交相距，猶若相害也。故此義之鉤距，賢於子舟戰之鉤距。」——本書魯問篇——渚宮舊事在止攻宋，前今故次于此——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教之。」公輸般不悅。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

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鰐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梗相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葆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予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非爲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子天下。」——本書魯問篇——

按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即聲王五年閔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于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

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

按：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

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起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莫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於百里以封墨子。」公少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按：疑王翁中晚年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

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十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按：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生楚簡王九年

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按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齊南游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則以蓄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舉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按此不詳何年，据云

使子衡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驪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卽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號詩外傳亦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

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誰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卽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弑——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丹，不知子丹是何人。文穎云：『子丹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丹，注引文穎說同。又云丹晉任，善云未詳。——丹不得有任晉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丹晉任也——

新序三亦作子丹，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